

弱对称性:人与非人行动者关系之辨正

贺建芹

(山东科技大学 公共课部, 山东 济南 250031)

摘要:行动者网络理论首次关注到科学活动中所有的行动者,但由于过分强调非人与人的强对称性而陷入困境。它难以回答在坚持人与非人强对称的前提下,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何以实现。为此,或许就要对人与非人之间的强对称性做弱化处理,即在科学研究中保持对待人与非人元素的弱对称性态度,以此作为存在于传统科学观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强不对称性”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强对称性”态度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弱对称性承认人在科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但拒绝将这种中心地位绝对化;认同非人元素在科学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但不主张将其与人类的能动性完全等同。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非人;能动性;弱对称性;强对称性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2)02-0001-06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供了一种远比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对称性原则更为激进的符号学方法,声称要“给予非人一种比传统自然论的因果性更为开放的能动性”。^{[1]10}对于任何实体,拉图尔都坚持要采取一种分析上的公正性原则,即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①。在ANT的视域中,人的本体论上的先在性被悬置起来,那些曾经在传统科学研究理论中缺乏关注的非人实体作为联系、关系,或者作为网络中羽翼丰满的行动者而获得了合法的位置。非人从科学活动中“缄默”的对象、工具或客体转变为无法忽视、不可替代的行动者,其能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②

非人的能动性是通过非人实体对人类行为者的行为产生的塑造和作用而呈现出来的。^③拉图尔认为,行

收稿日期: 2012-03-22

作者简介: 贺建芹(1975-),女,山东临沂人,山东科技大学公共课部讲师,博士。

① 此处采用国内相关文献中比较通用的译法,但依笔者看来,翻译为“普遍对称性原则”似乎更能体现出拉图尔的初衷。

② 拉图尔认为,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因为它依然是在坚持传统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自然—社会两极中的社会一极出发,去寻求对科学的因果性说明,而这恰恰是导致强纲领的认识论相对主义的原因。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主张取消二元论,不再区分自然与社会、客观与主观等传统二元论范畴。为了表达他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拉图尔放弃使用诸如“主体”“客体”这样的表述,而是以“人”与“非人”的概念笼统地表示在科学活动过程中起作用的一切元素。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一般认为科学行动者仅仅指向科学活动中的人——科学家及相关研究人员等,并不包括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非人(nonhumans)元素,如自然(nature)、物体(object)、程序(precedure)、仪器(instrument)、实验室(laboratory),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等等。既然非人不是行动者,其能动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然而,ANT的着眼点恰恰就是要打破这种能动性观念的不对称,赋予非人以超前的能动性。

③ 拉图尔借鉴使用“脚本”一词来体现人工物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塑造作用。技术人工物(非人)具有一种类似于电影或戏剧脚本的作用,规定着使用者(人)如何行动。拉图尔以减速路障和塑料咖啡杯为例作了阐释:减速路障对人类行动者的“脚本”作用体现为,“接近我的时候请减速”;塑料咖啡杯的“脚本”作用则体现为,“用完之后请扔掉我”。非人及其人类使用者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共同编织了行动者网络。支持ANT的劳(J. Law)和卡伦(M. Callon)曾以电话为例来说明物的能动性:电话在未使用时,看起来不过就是一种普通的被动装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毫无能动性可言。一旦电话铃声响起,其被动形象就改变了:如果接听电话,就意味着电话对人的行动产生了影响;如果不去接听,也是人在电话的作用下进行判断后的选择。电话确实是外在于人的非人(物体),同时又确实具有能动性。安德鲁·皮克林则用“阻抗”(resistance)描述了非人能动性的体现。皮克林所谓的“阻抗”是指,非人阻碍人类行动者的某些意图实现,人类必须与之“协商”,才能继续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科学成为人与非人相互较量、平衡、博弈以及相互改变的活动,而不再是纯粹的知识性成果。“我们应该把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进行较量的核心。”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安德鲁·皮克林所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一书第7页。

动既是社会结构和个体意向的结果,也是人类物质环境以及技术人工物的结果。^[2]非人具有能动性,非人的能动性与人类的能动性完全对称,即强对称。

一、人与非人的强对称是否可能?

马克思·韦伯认为,行动区别于无意识的行为,是带有主观意义的。^[3]基于这种理解,能动性一般指人类主动行动的能力,这一点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从这个角度出发,拉图尔等 ANT 的支持者很自然会面临如下质疑:ANT 如何解释非人具有能动性?非人的“能动性”如何与人类的能动性对称?非人的能动性如何实现?

强纲领的支持者科林斯、耶尔莱(下称“科一耶”)与拉图尔、卡伦(下称“拉一卡”)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4]307-324,351-377}“非人能动性的观念,也就是自然物体像人一样‘行动’的观念,是这场反人文主义论争的关键”。^[5]争论双方的分歧有两点:其一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展开的,即是否要打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拉一卡认为,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并没有真正对称地看待自然与社会,而是将解释科学知识的权力给予了社会,从而造成了自然在科学中的迷失,导致一种“认识论的不公正性”。^[6]这种“对称性强行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建一堵柏林墙,结果破坏了所有案例研究所得到的真相”。^{[4]360}其二是对第一点的深化,即除了人类之外,非人是否也具有能动性,“法国学派坚持在处理所有两分法问题上的一致性。如非人类的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必须被对称性地处理”。^{[4]315}布鲁尔与拉图尔就第一点分歧有过几次论争,拉一卡与科一耶之争的焦点则主要集中于第二点,即究竟能否打破人与非人的区别与界限,认可非人的能动性?

科一耶认为,所谓对称地对待非人“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是一种来自“符号学的出发点”。^{[4]316}社会建构论将人类社会置于自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的中心位置,消除了自然实在论的话语霸权;而拉一卡对所有行动者的对称看待再一次将人类从中心角色上移开,无异于抹杀了被创造的对象与自然产生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如果整个主题都是符号与表征,就很难准确地知道我们如何理解自然发生的事物与被制造事物之间的界限”。^{[4]318}一旦将区别或建构二者界限的权力赋予科学家或专业人员,ANT 就失去了任何能与社会建构论相区别的新鲜之处。因此,ANT 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回避问题的一种符号学遁逃。“与其说极端的对称性解释增加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不如说它看起来更像是对传统科学史的一种解释……语言发生了变化,但故事依旧”。^{[4]320}

科一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非人与人之间何以做到真正的平等?例如拉一卡将扇贝描述为行动者,“这种描述从扇贝是有生命物质这一事实中获得了某些修辞上的吸引力。人们几乎能够想象扇贝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否愿意附着在马毛织品的捕捉器上”。^{[4]320}扇贝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扇贝的共谋如何才能被人类捕捉得到?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或许是测量或捕捉这种共谋的唯一途径,但拉一卡是扇贝领域的科学家吗?如果不是,那么任何人都不可相信他们对扇贝本性的看法;如果拉一卡只是报道科学家的看法,他们则会面临两难困境:要么坚持布鲁尔式的对称性原则,要么推行广义对称性原则,而后者从本质上来说是反 SSK,特别是反对称性原则的。

拉一卡选择了后者。广义对称性原则宣称要对称地看待网络中的各方行动者——譬如扇贝与海洋学家、渔民等。科一耶进一步提出异议,认为自然的東西只能在被还原到社会交往关系中之后,才能对其进行分析。既然扇贝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人类如何与扇贝磋商?如果与扇贝的磋商无法实现,所谓对称地看待人与非人及其各自的能动性就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应该说,科一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就一般的社会学理解而言,非人与人差异明显,因此才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研究人与非人:人通过运用语言、互动等,就可以认

识和研究其自身,而非人是无法进行语言表达和互动的,对非人的研究只能借助作为中介的人才能实现。夏佛尔(S. Schaffer)也对非人拥有能动性的观念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坚持 ANT 及其广义对称性原则一定会退回到古老的万物有灵论。^[7]

如果单从文本或者符号学的意义上而言,拉图尔提出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似乎并无不妥,因为他已将行动者界定为“起作用”“制造差别”的一切东西。相应地,能动性就自然不单单被有意图、有动机的人类所独有。“在某种程度上,当某人或某物被说成是起到某种作用时,甚至被说成是起到某种‘重要的’、‘关键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时,该人或该物必然使唯心主义的指控无效,他/她/它必然产生差别。”^[8]

其实,ANT 的主要困境不在于“非人行动者”或“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些说法,而在于它难以回答在坚持人与非人完全对称的前提下,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何以实现。对此,拉图尔并没有给出详尽的解释。他只是以“拟客体”“力量的考验”以及“双面神”等含糊地表示,人类与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互生共现的。但在提及非人的作用何以实现时,又矛盾地引入了政治学上的“代言人”机制。^① 非人的存在及其作用“都需要某些人来定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曾经是什么……为群体的存在辩护,并援引一些规则和先例来说明某种定义符合标准而其余定义则不然”。^{[1]31} 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在突出人对于非人而言的能动作用。因为它仅仅将真正的能动性赋予了人类,而否认非人的行动能力。ANT 缺乏对实现非人能动性的有效机制的说明,其所面临的一个尴尬现实是,在强调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同时,又逐渐将所有的非人行动者排挤到自身之外,取代非人行动者位置并再次成为科学活动的支配者的,恰恰是社会学中公认的人或人类行为。

相比较拉图尔而言,皮克林对非人能动性观念的改良方案更为明晰。他以“实践的冲撞”作为说明人与非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由此体现非人的能动性。皮克林认为,要使得非人的能动性观念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首先要认可人类活动是有目标、有意图、有计划的;其次,人与非人的能动性是通过“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实现的。人类力量在捕获和建构非人力量时参与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调整带有偶然性的适应性策略发挥能动性;非人则是通过对人类行动者的行动产生阻抗来实现其能动性。与拉图尔相比,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并非仅仅在理论层面上以符号学的方式建构非人的能动性观念,而是已经着手探索将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途径。“人类和物的能动性出现的轨迹完全陷入实践之中”。^{[9]566-567}

皮克林对非人力量的确立和归属是将其置于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领域之中的。“对于冲撞来说颇为核心的阻抗总是在人类的目标、意图和计划的空间中被定位的。阻抗就其意义来说意味着阈限(liminal):它们存在于界限上,存在于人类和非人的能动性的交叉点上。它们是不可改变的、不纯粹的人类和物质的混合体,这种性质即使物质行动者的突现与人类行动者相纠缠,物质行动者通过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被纳入人类领域”。^{[9]577} 皮克林以实践冲撞理论重现了 1950 年代格拉塞(D. Glaser)建造气泡室的过程。皮克林将该案例置于当时特定的基本物理粒子的研究背景中,置于格拉塞为了实现其目标而不断努力的过程中。按照该理论,格拉塞制造气泡室的过程渗透着人类的意图和动机,而非人力量会对人类产生各种阻抗,人要在遭遇非人力量的阻抗后及时调整目标和策略,来适应这个动态的过程。许多自然的、社会的或来自物质的因素对格拉塞造成的干扰、妨碍和阻抗,都被皮克林解读为非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制造气泡室的过程就是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之间不断地产生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

然而,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案例,将其理解为是人类依靠其自身不懈的坚持和努力造就了

① 拉图尔认为,当一个网络被建立起来时,科学家不仅代表在实验室中进行转译的客体说话,而且代表无数的外部行动者说话,即成为非人的“代言人”。

最终的成功,并没有什么“非人的能动性”足以阻止气泡室显示粒子的路径。所谓“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格拉塞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界定与调整,其行为是与环境条件相一致并适应该环境条件的;尽管格拉塞失败过,但他总能避开各种自然的或物质方面的障碍。气泡室既不是人与对抗性的自然力量“谈判”的结局,也不是在非人盟军“帮助”下协作的结果,而是格拉塞独立获得的成就。气泡室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以其独特的方式适时地出现。非人仅仅作为必需的条件而出现,且其出现完全可以被归因于格拉塞自身的活动所致。格拉塞的计划、目标和行为虽然也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冲撞”(譬如受到自然的、实验条件或所使用的工具仪器等方面的限制),但气泡室的成功却最终取决于人类的智力和创造性。可以肯定的是,非人虽然能够限制人类行动者制造气泡室的某些过程,却不能限制格拉塞有针对性地做出反应并及时地调整试验方案。换句话说,这个案例完全可以以只认可人类能动性的语言被改写。当皮克林描述非人阻抗格拉塞建构气泡室、格拉塞不断调整策略直到最后“发现”符合要求的设计方式时,他讲述的不过是一个人与非人顽强“作战”的故事。与其说非人“帮助”或与格拉塞“合作”应对某种试验性干涉,不如将其理解为人类以其聪明才智回避了这些阻抗。虽然粒子的踪迹大致何时出现并不掌握在气泡室的人类设计者和操作者的手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干预,粒子的踪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看来,皮克林对非人能动性观念的改良并不成功。在坚持非人与人的能动性强对称的前提下,非人能动性观念依然存在困境。

二、保持人与非人的弱对称性关系

鉴于非人行动者能动性观念对于 ANT 而言的基础性作用,人们可能接下来就会怀疑 ANT 的合理性。然而,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自拉图尔提出 ANT 以来,虽然学界有反对和质疑,但依然有更多对拉图尔表示赞同和支持的声音,其作品被引用的次数曾一度超过德里达。很多学者对 ANT 给予了充分肯定,西斯蒙多甚至认为,ANT 已经主导了科学技术学的理论讨论,并且成为众多研究活动的框架。ANT 的提出者与支持者并不仅仅将其看做一种单纯的理论,而是更多地将其作为方法论工具来分析科学、技术、物质与社会的关系。^①“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否回答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一点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的确是科学技术学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理论成果”。^[10]

ANT 的兴起契合了西方后现代哲学中对人及主体性作用的质疑与批判,它区别于传统科学观和 SSK 之处在于其倾力以求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历史地看,高扬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主旋律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的昌盛。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人的理解日益偏颇,人脱离了具体的个体、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与境而成为抽象的概念,人类中心主义也逐渐成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支配下,科学活动中“见人不见物”。非人元素仅仅作为没有能动性的对象而存在。“成果显著的自然科学将他们所探究的对象视作是没有能动性和意识性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对于科学来说(坚持物体没有能动性和意图)是必须的”。^[11]对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而言是这样,SSK 又何尝不是如此?

ANT 追求的是“人的去中心化”,试图还原科学活动中人与非人的本来作用。这种努力首先表现在拉图尔对人与非人行动者角色的并置上。相对于人类行动者而言,非人类行动者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人的去中心化的另一重涵义是指,因为 ANT 强调非人元素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和优越性被相对降低,不再作为科学活动中唯一的“中心”而存在。ANT 赋予非人元素以与人平等的地位,试图重新联结自然

① 国内也有学者将 ANT 理论作为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范式,如朱剑锋对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分析。参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 年第 1 期刊发的朱剑锋所撰《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一文。

与社会之间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分野,认为科学处于人与非人元素的相互作用之中。在科学活动中,各类行动者不断地变换着角色并进行着磋商与妥协,最终使得科学从这两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

传统科学观和 SSK 在对待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时,持一种“强不对称性”(strong asymmetry)的态度。ANT 在试图克服这种强不对称性态度的同时,又跨越到了另一个极端,主张在人与非人之间保持“强对称性”(strong symmetry),强调人与非人在能动性方面的完全对称,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拉图尔等行动者网络理论支持者一贯的政治诉求。“(广义)对称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研究一直诉求的公正性、客观性,这也是人类社会向往已久的生存原则;其实践中所主张的科学研究的主客体身份的模糊性恰恰印证了人类社会诉求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平等性”。^[12]

ANT 的成功在于,它首次关注到了科学活动中所有的行动者;不足之处则在于,它过分强调非人与人的强对称性,而这种强对称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实现的。从符号学角度看,强调人与非人的能动性、人与非人之间的强对称性是可行的。但从总体上看,科学是在一个由认知因素、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不断调整、完善、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无论是从认知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谈论科学,都不能脱离那些参与了科学活动又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类。科学活动像人类其他一切活动一样,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正如杜威(J. Dewey)所言,要充分理解科学,就需要关注科学活动的具体方面,这些方面最能够显示出人在探索自然的活动中所具有的实践性的、有目的的和创造性的特征。^[13]事实上,人的因素是科学活动中的首要因素,任何时候非人都不能脱离于人而独立存在或发挥作用。尽管人类在其自身与非人之间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必定要受到非人力量的制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这种互动首先始于人类。皮克林后来也承认,“事实上,我认为不论怎样过分讲究,这种人与非人之间的对称必须或多或少有所打破。任何通过强调符号学和文本性来维持对称性的路径(包括反身性和 ANT 路径),看起来都必须承认尽管文本是由人类和非人共同写就的,但它们却只能被人类所阅读”。^{[9]566} 尽管他依旧表示要“追随行动者网络方法的精神”,却已然不是在“照搬(ANT 的方法)”。^{[9]562}

如果一定要在 ANT 中保留“非人行动者”“非人行动者能动性”之类的概念的话,或许就要对人与非人之间的强对称性做一个弱化的处理,即在科学研究中保持一种对待人与非人元素的弱对称性(weak symmetry)^①态度,以此作为存在于两种“强硬”(即“强不对称性”“强对称性”)态度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弱对称性承认人在科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但拒绝将这种中心地位绝对化;认同非人元素在科学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但不主张将其与人类的能动性完全等同。也许这样更能贴近人们对人与非人关系的实际理解。

当然,追求对科学的既圆满又自洽的说明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狂妄。任何对科学的说明都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科学的某些方面,ANT 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待它,宽容它,足矣。

致谢: 本文承蒙胡新和教授悉心指教,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VERBEEK P. Materializing morality: design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①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 年第 12 期刊发的拙作《激进的对称与“人的去中心化”》一文提出,要在人与非人之间保持一种弱不对称(weak asymmetry)。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胡新和教授给出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改进意见,以“弱不对称”取代拉图尔激进的“强对称”,似乎有全面否定拉图尔非人能动性观念乃至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嫌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坚持“弱对称性”原则来看待人与非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6, 31(3): 361-380.

- [3]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2.
- [4] [美] 安德鲁·皮克林.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 柯文, 伊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JONES M P. Posthuman agency: between theoretical traditions[J]. Sociological Theory, 1996, 14(3): 292.
- [6]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5.
- [7]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290.
- [8] [法] B. 拉图尔. 答复 D. 布鲁尔的《反拉图尔论》[J]. 张敦敏, 译. 世界哲学, 2008(4): 74.
- [9]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agency and emerg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3).
- [10] [加] 瑟乔·西斯蒙多. 科学技术学导论[M]. 许为民, 等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96.
- [11] ASHMORE M. Humans and others, agents and thing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1994, 37(6): 734.
- [12] 刘世风. 科学即文化: 拉图尔科学实践观的人类学分析[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2): 67.
- [13] DEWEY J. The later works: Vol. 1[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Weak Symmetry: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s

HE Jianqin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an 250031, China)

Abstract: ANT overstates the strong symmetry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s, caught in a dilemma which fails to explain how to realize the agency of nonhumans if it still holds that human and nonhumans are completely symmetrical. Thus, the strong symmetry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s must be weakened. Weak symmetr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hird way between the strong asymmetry of traditional views of science & SSK, and the strong symmetry of ANT. The weak symmetry acknowledges the primacy of human in science but refuses to make it absolute; it agrees that nonhuma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cience but refuses to let them share the same agency with human.

Key words: ANT; nonhumans; agency; weak symmetry; strong symmetry

(责任编辑: 江 雯)